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二十九讲

# 天下神器

## 第二十九章 · 不可为，不可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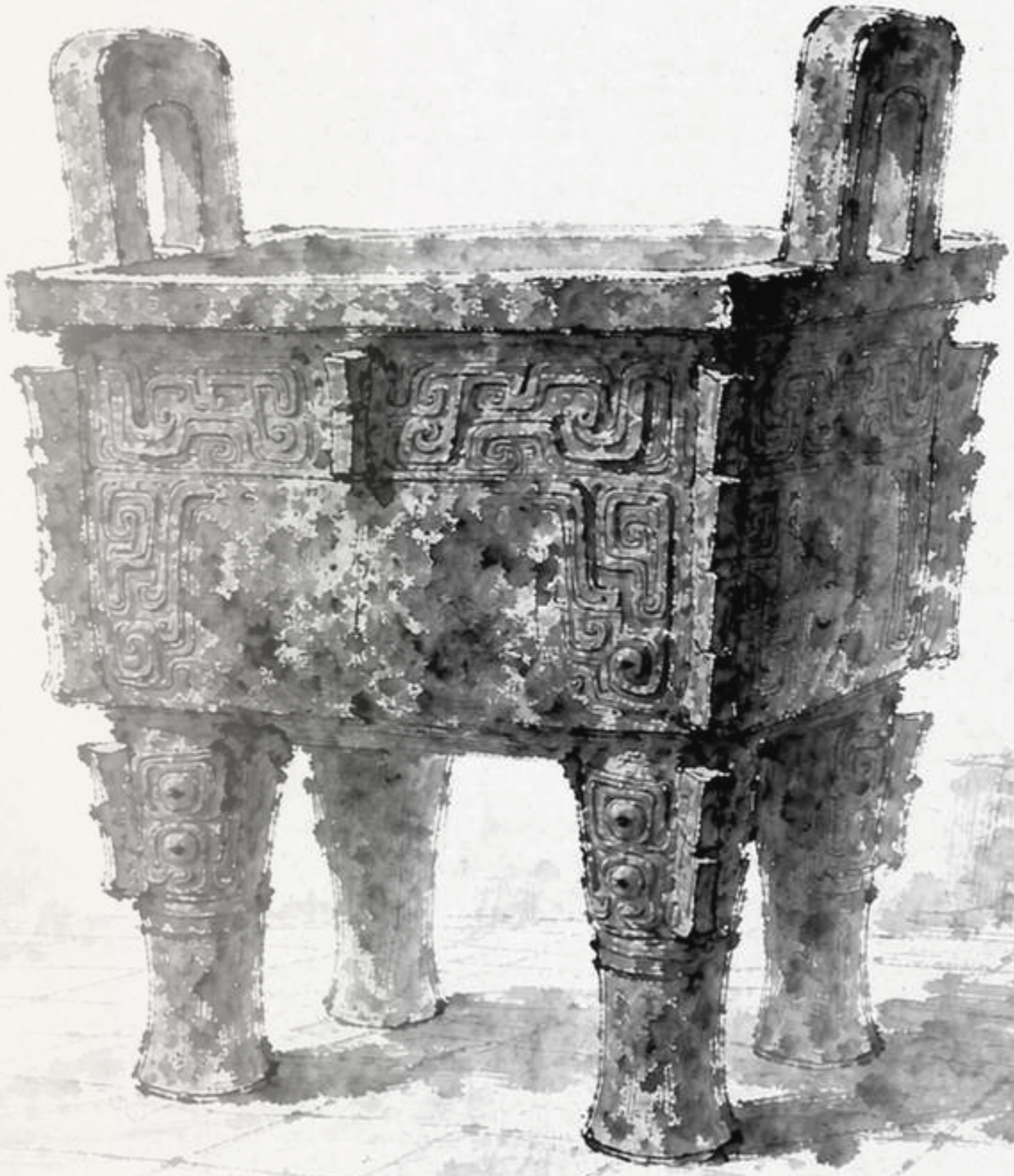
想拿下天下的人，先得问一句：这东西拿得动吗。

它不是一件可以举起来的东西。

它是一群人，各自往各自的方走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器

壹

# 器

天下不是一件东西，是一群人。

把它当东西拿，它就从你手里散掉。

这一章只有一条禁令：

不可为，不可执。



# 一条禁令，三处断语

原文与今译

## 原文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不可执也。

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

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，故无失。

夫物或行或随；或觑或吹；

或强或羸；或载或隳。

是以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

### 四层结构

立论　想拿天下又硬来，我看他拿不到。

禁令　神器不许为，也不许执。

后果　为者败，执者失——两个动作，两个下场。

断语　四对相反本是常态，所以只去三样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「或觑或吹」「或载或隳」；王弼本作「或歔」「或挫」，见第十六页。

## 今译

想要治理天下，却又要用强制的办法，我看他不能够达到目的。天下的人民是神圣的，不能够违背他们的意愿和本性加以强力统治，否则一定会失败；强力把持天下，就一定会失去天下。

因此，圣人不妄为，所以不会失败；不把持，所以不会被抛弃。世人秉性不一，有前行有后随，有轻嘘有急吹，有的刚强，有的羸弱；有的安居，有的危殆。

因此，圣人要除去那种极端、奢侈的、过度的措施法度。

### 三个动作，一条线

取　**取**是从外面拿进来——先把它当成外面的东西。

为　**为**是进去硬改——按自己的样子重塑它。

执　**执**是攥住不放——怕它跑掉。

> 「不得已」三个字，注家有两读。
>
> 这一处差别不小，下一页单说。

# 「不得已」的两个读法

一个读成拿不到，一个读成推不掉

### 读法一·达不到

**「已」作「止」**，不得已就是停不下来、达不到。

通行注本多取此说：想拿天下却硬来，我看他达不到目的。

这一读，把矛头指向**能力**——你的办法不行。

顺下来，这一章讲的是「策略错误」：用力过猛，所以办不成。

### 读法二·推不掉

**苏辙**：「圣人之有天下，非取之也，万物归之，**不得已而受之**。」

**王弼**：「不得已者，必然之谓也。」不是不愿意，是没别的路。

这一读，把矛头指向**资格**——天下本来不是你的。

顺下来，这一章讲的是「位置错误」：你站错了地方。

两读都通，但落点完全不同：一个说你本事不够，一个说你这事本来就不该做。

全章那句「不可为」，只有读法二才撑得住——因为它不是在讲方法，是在讲界限。

这一处不是考据癖。读法一让你去改方法，读法二让你先看自己站在哪儿。两句话，两条路。

> 「不得已」不是「不情愿」，是「没有别的路」。这一句读对了，后面全都顺。

# 鼎有多重

楚庄王伐陆浑之戎，顺路把军队开到周朝边境上阅兵。周定王派王孙满去劳军。

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。

这一问，问的不是铜。九鼎从夏传到商，从商传到周，谁拿着它，谁就是天下之主。楚庄王问它的轻重，等于问：这东西我能不能拿走。

王孙满没有回答重量。他说了四个字：**在德不在鼎**。

然后是一段谁听了都会凉的话：**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也；其奸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。**

最后一句：「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」

这九鼎后来一路丢。据《史记》，秦昭王取九鼎，其一飞入泗水；秦始皇过彭城，斋戒祷祠，使千人没水求之，弗得。象征天下的那件东西，最后自己不见了。

> 问的是鼎，答的是德。他把「轻重」这两个字，从秤上摘下来了。



# 同一个「重」字

《左传》里最冷的一句判词

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也；

其奸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。

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　王孙满对楚庄王

上一讲讲「重为轻根」，说的是持身：人站不稳，是因为自己太轻。

这一讲同一个「重」字，说的是天下：它在谁手里重、在谁手里轻，不看它有多大，看拿着它的人有没有德。

所以这东西根本没法称。你手上没有德，它在你手里就是一堆铜。

# 「神器」到底指什么

四家注，四个指向

| 注家 | 原文 | 这一读的分量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王弼** | 神，无形无方也。器，合成也。无形以合，故谓之神器也。 | 它是「合成」的——没有把手，找不到可以抓的那一处。 |
| **河上公** | 器，物也。人乃天下之神物也。神物好安静，不可以有为治。 | 神器就是人。天下之所以神，因为天下是人。 |
| **苏辙** | 天下之大，有神主之，不待其自归则叛，不听其自治则乱矣。 | 它自己有主。你不等它归服，它就叛；不许它自治，它就乱。 |
| **通行注** | 神器，神圣的物。 | 把「神」讲成形容词，最顺，也最容易滑过去——一旦是「物」，就可以拿。 |

四家里有三家不肯把「神器」讲成一件东西。这不是巧合：只要它是东西，这一章就不用讲了。

> 「器」是合成的，所以没有一处能让你抓住；「神」是活的，所以你一抓它就变。

# 儒家为什么说天下可取

这是全书里最正面的一处分歧

汤武

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」

《易・革卦》这句话，等于给「取天下」发了一张许可证。条件是天与人都点头。

孟子

「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」

失德的君主不再算君，只算「一夫」。杀他，不叫弑君，叫诛一夫。

孔子

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」

儒家的无为是德化：你先正，人自己就正。不是不做事，是换一种做法。

老子

「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」

老子连「取」这个念头都不放心。不是说取不到，是说这个念头本身就已经偏了。

两家都认定天下不是私产，只是守法不同：儒家用「天命」约束它，老子用「神器」约束它。天命可以解释，神器不能碰。

贰

# 为

他堵住的不是别人的嘴，是自己的路。

堤越筑越高，水只记得更高的地方。

这一节讲三个「为者」：

一个堵嘴，一个改制度，一个改天下。



# 路上没有人说话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邵公说：民不堪命矣。

王怒了。他找来卫国的巫者，让他去监视，谁被举告，就杀掉。于是**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**——路上遇见，只能用眼睛看一下。

王很高兴，跟邵公说：「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」

邵公回了四个字：**是障之也**。

然后才是那句人人会背的：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」

王不听。史官记了六个字作结：**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**

他走后那十四年，史书上叫「共和」。共和元年，公元前八四一年——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，就从这一年开始。

> 一个想让所有人闭嘴的人，成了中国信史的纪元起点。这笔账，史官替他记着。



# 同一件事，两种做法

召公那两句话，把「无为」讲清楚了

### 是障之也・堵

厉王把「没人说话」当成治理成功。

邵公说：这不是成功，这是堵塞。

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」——堵住的不是水，是压力。压力不外泄，就往内走。

他数出一个结果：**三年**。堤不是慢慢塌的，是一次塌的。

### 为川者决之使导・导

「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」

善治水的人，给它开一条路让它走。善治民的人，让它说出来。

注意这两句里的动词：**决、导、宣**——全是主动去做的。

所以「无为」在这里根本不是不动手，是**不逆着水性动手**。

老子说「为者败之」，骂的不是「做」，是「硬做」。同一个人、同一双手，堵叫「为」，导叫「无为」。

> 无为不是把手放下，是把方向调过来。

# 他把天下当成一张可以重画的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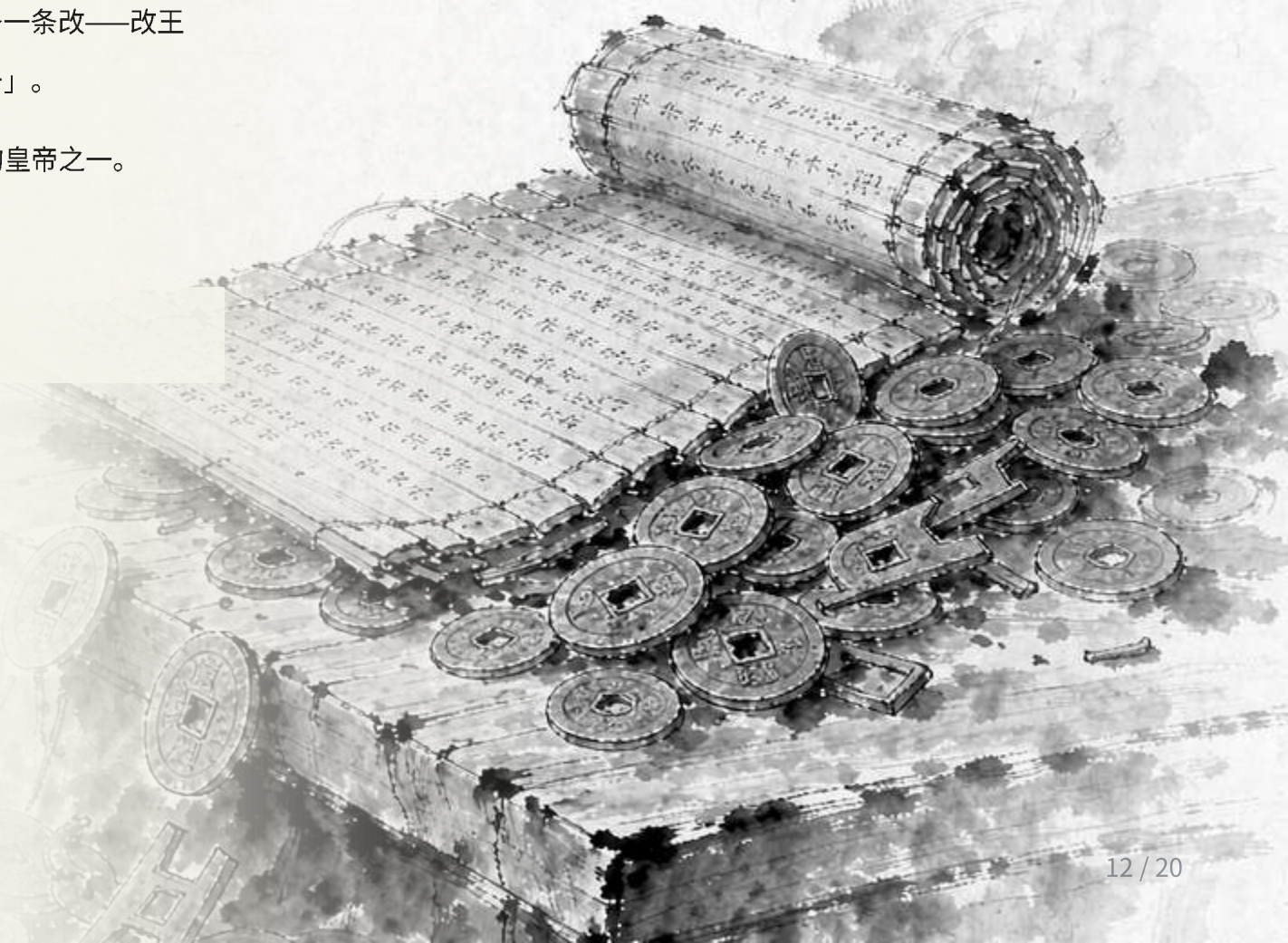
王莽和厉王不是一路人。厉王只想保住位子；王莽是真想治好这个天下。

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：土地兼并、奴婢买卖、币制混乱。他按《周礼》一条一条改——改王田，改私属，四次改币制，改官名，改地名，连匈奴单于都改名叫「降奴服于」。

事事有依据，条条有出处。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博学、最认真、最想「做对」的皇帝之一。

结果：农商俱废，天下大乱。绿林、赤眉并起，他死在渐台之上。

> 「为者败之」——败得最惨的，常常不是坏人，是太想做事的人。



# 佛家的「有为」，不是一个意思

同一个字，两条出路

### 佛家・有为法

《金刚经》：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」

佛家的「有为」＝因缘和合、有生有灭。凡有生灭，皆不可住。

所以佛家也说「不可执」，但理由是：**它会散**。

对治的办法是**出离**——看清它散，就不必抓。

### 老子・为

老子的「为」＝逆着本性使劲。不是「做事」，是「硬做」。

所以老子的「无为」不是不做，是**不硬做**。

注意王弼那句「器，合成也」——「合成」，和佛家的「因缘和合」几乎是同一个词。

可两家从同一个词走向两个方向：佛家出离，老子留下。

佛家要出离这个世间，老子要守住这个世间而不抓它。一个往外走，一个往里站——姿势都是「不执」，去处不同。

佛家自己也防一手：慧能骂过那种「百物不思」的坐禅——把念头全按下去，不是解脱，是死水。老子的「无为」也不是这个：他不是叫你什么都不想，是叫你什么都别硬来。

> 「合成」是两家共同看到的事实。分歧在下一步：看见它会散，你是走开，还是守着。

参

# 去

这一章最后没有教人做什么，只教人去三样。

甚、奢、泰——都是多出来的那一截。

老子全书讲减法的地方不少，

这是最直接的一次：三个「去」。



# 四对相反，本来如此

老子列这四对，不是发牢骚

| 四对 | 字面 | 落到人身上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或行　或随** | 有人往前，有人跟在后 | 同一件事，有人抢着上，有人看着办。这不叫不服管教。 |
| **或觑　或吹** | 有人轻轻吐气，有人急急吹气 | 一温一寒。你对他是哪一种，他就是哪一种样子。 |
| **或强　或羸** | 有人刚强，有人虚弱 | 禀赋不齐，不是德行不齐。 |
| **或载　或隳** | 有人安稳，有人危殆 | 处境不齐，更不该拿一把尺量。 |

王弼注这一句：「凡此诸或，言物事逆顺反覆，不施为执割也。」——他说得很清楚：这四对是「不施为、不执、不割」的理由。

换句话说，老子列它们不是要你叹气，是要你明白：**齐不了**。非要齐，就只剩刀。

> 「为」的病根在这里：不是你想干活，是你想让所有人长成一个样。

# 「或覷或吹」：四个字，四种写法

一句之内的异文谱系

| 出处 | 这一句作 | 注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通行本 / 本课底本** | 或覷或吹 | 覷，轻声和缓地吐气；吹，急吐气。 |
| **王弼本** | 或歔或吹 | 歔亦训温吹。字形相近，抄手两存。 |
| **河上公注** | 或呴或吹 | 「呴，温也。吹，寒也。有所温，必有所寒。」——把一温一寒点明了。 |
| **苏辙本** | 或陶或吹 | 陶当为呴之讹。苏辙这一句抄得更远。 |
| **王弼本（下句）** | 或挫或隳 | 本课底本作「或载或隳」：载，安也；隳，危也。 |

这一句四个字，四家写法不同，字形一路讹变。但意思没跑：**一温一寒**。

帛书本另有一处更硬的异文：「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」作「是以圣人弗为也，故无败；弗执也，故无失」——把两个动作都点出来了。

> 字形可以抄错，道理抄不错：你怎么吹，人就怎么变。

# 甚、奢、泰

河上公把这三个字落到了实处

甚

## 贪淫声色

过了头的那一截。不是声色本身有罪，是「贪」把它推过了线。

奢

## 服饰饮食

多出来的那一截。穿衣吃饭都是常事，「奢」是多出来的部分。

泰

## 宫室台榭

高出来的那一截。房子要住，「台榭」是往上加的那一层。

> 注意：这三样没有一样是坏事。老子要去掉的不是它们，是它们的「甚、奢、泰」——去的是量，不是事。

# 一座没有盖起来的台

汉文帝想造一座露台，召工匠来算，要百金。

他说：「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！」

——百金是十户中等人家全部的家产。我住着先帝留下的宫室，已经怕配不上，还造什么台。

于是不造。

他死前的遗诏更狠：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吾甚不取。」霸陵不起坟，用瓦器，不用金银铜锡为饰。

> 三去，他一样一样去掉了：去了台，去了厚葬，去了服丧的年限。



# 三家落点

对「取天下」这件事

| 家 | 能不能取 | 靠什么 | 最后落在哪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老子** | 不可取 | 没有条件。神器不给你谈条件。 | 去甚、去奢、去泰——从自己身上减。 |
| **儒家** | 可取 | 德、天命、民心。三者齐，则汤武革命。 | 取之有道，守之有礼。 |
| **佛家** | 不必取 | 有为皆无常。取了也会散。 | 连「取」这个心也放下。 |

三家都不认「天下是我的」。差别在约束方式：儒家给它一个合法程序，老子连这个程序都不放心，佛家干脆连「天下」也不留。

> 老子最狠的地方不是不许取，是连「取得合法」这件事都不认——因为一谈到合法，就说明你已经把它当成东西了。



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二十九讲

# 天下神器
# 不可为也

能拿的东西，才谈得上「守」。

天下不在这个类别里。

下讲

第三十章 · 不以兵强天下

这一章接着问：既然不能硬来，那兵呢？